



雨水



2月19日，马年将迎来第二个节气——雨水。

时至“雨水”，我突然发现这个节气名很特殊，它的特殊就在于它太平常了。其他二十三个节气的名称只要一说出，人们就知道是节气，唯独这个“雨水”，起码要茫然一番思量一番，然后才能明白是怎么回事。

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说：“正月中，天一生水。春始属木，然生木者必水也，故立春后继之雨水。且东风既解冻，则散而为雨矣。”在“润物细无声”的春雨中，草木随地中阳气升腾开始抽出嫩芽，大地渐渐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。有了雨水，才有这一年首季的始发。天地被清洗得干净而又湿润，气候慢慢变得暖和，人的精气神也在收敛一冬之后随万物勃发。

农谚道：“雨水有雨庄稼好，大春小春一片宝。”雨水正是小春管理、大春备耕的关键时期。雨水节气过后，小麦自南向北次第返青。明朝解缙《春雨》写道：“春雨贵如油，下得满街流。滑倒解学士，笑坏一群牛”。在雨水节气的十五天里，我们从“七九”的第六天走到“九九”的第二天，“七九河开，八九燕来，九九加一九，耕牛遍地走”，这意味着除了西北、东北、西南高原地区仍处在寒冬之外，其他广大地区正在进行或已经完成了由冬转春的过渡，在春风雨水的催促下，呈现出一派春耕的繁忙景象。

但是，雨水季节，北方冷空气活动仍很频繁，天气变化多端。古人早就提出“春捂”这个穿衣方面的养生原则。初春阳气渐生，气候日趋暖和，人们逐渐去棉穿单，尤其是年轻爱美的姑娘迫不及待要脱下臃肿的羽绒服，但此时阴寒未尽，气温变化大，历经一冬，人体对风寒的抵抗力有所减弱，因而易感邪致病，所以得捂着。

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地区，会对不同的节气给予不同的关注。川西民众，对雨水特别在意。生性浪漫的蜀人，把雨水节变成富有想象力和人情味的节气。这天不管下雨不下雨，都充满一种雨意蒙蒙的诗情画意：早晨天刚亮，雾蒙蒙的大路就有一些年轻妇女，手牵了幼小的孩子，等待着第一个从面前经过的行人。一旦有人经过，不管是男是女，是老是少，拦住对方，就把孩子按捺在地，磕头拜寄，给对方做干儿子或干女儿。此为“撞拜寄”，事先没有预定的目标，撞谁是谁。“撞拜寄”的目的，是让儿女顺利而健康地成长。

春雨是最能撩拨诗人情怀的东西，由春雨催生的千古佳作不胜枚举。杜甫有《春夜喜雨》：“好雨知时节，当春乃发生”。韩愈有《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》：“天街小雨润如酥，草色遥看近却无”。雨水时节的雨具有轻、细、密的特点，在这个润物无声的季节里，人们也当开启一年的好时光了。

2014

我的春节



大山年味尤浓

廖家山冲是一个远离市区的小山村，村庄三面环山，十几户人家散居在山脚下，小姨夫的老家就在这个村子。虽然姨夫一家四口现在已搬进县城的新居，但老家还住着年逾古稀的双亲，二老一向对我如同己出，我也差不多有十个年头没去过那儿，正月初九，我们一行六人相约来看望二老，给两位老人拜个晚年。

山冲现在通了班车，蜿蜒的水泥路乐颠颠地牵着小客车行了半小时，我们在山前的小溪边下了车。初春时节万物似乎还未苏醒，山风依然清冷，唯有溪流在欢快地唱着歌。通往村子的山路现在已经修宽了，路面铺着碎石，一路迎着溪流，偶尔还能听到几只鸟儿扑翅的声音。山腰上苍翠的楠竹、茂盛的株树和成片的灌木丛宛若在夹道欢迎。

刚到屋前，二老就乐呵呵地出门迎接我们，拜过年，老人引我们走进厢房，炉火正旺，接过一杯热腾腾的香茶，拥着跳动的火苗，一路的寒冷瞬间悄然退去。厨房里已弥漫着香气，趁吃饭前还有点时间，我一个人想去看看十多年没来的大山。

沿着弯曲的山路继续往前走，高耸的群山下突现几座小山丘，仿佛是母亲怀中几个调皮的孩子。孩子们举着落光了叶子的灌木，和着山村里时而响起的鞭炮声满山坡地嬉戏，山风阵阵，送来满坡的吟唱。山脚下有一口小水塘，清凌凌的池水画满如墨的倒影，一群翠鸟正在池塘的树丛中追逐，那点点彩色的身影时而从这棵树枝落到另一颗树枝上，叽叽喳喳的欢叫声更是给大山增添了几分情趣和生机。这片山坡长满野生的小竹子，若是在清明前后满坡的小竹笋煞是诱人。山风送来湿润清香的空气，让人情不自禁地翕动鼻翼，我对着眼前苍茫的群山大声呼喊：“大山，新年好！”

手机突然响起，该吃饭了。走进客厅，一大桌农家菜正氤氲着诱人的香味。几兄弟中数我最大，我和老爷子坐在上位，我们一齐举杯祝老人身体健康。两位老人乐得合不

温暖守岁

大年三十夜，因弟弟在派出所值班不能回家过年，母亲担心弟媳带着不足半岁的侄儿不热闹，建议全家一同去弟弟家“守岁”过年。

吃完年夜饭，窗外不时传来顽童们燃放烟花爆竹的响声，尽管家里有电烤炉，母亲依旧按老风俗烧了一大盆红通通的木炭火端来到客厅里来，之后又拿出一些事先备好的糖果、瓜子之类的食品摆在茶几上；妻子则坐在沙发上逗得怀抱中的小侄儿咯咯笑个不停；弟媳在一个劲地忙着给大伙倒茶端水，一家人正兴高采烈地做“守岁”准备。眼前这盆旺旺的火，把我的记忆拉回到了少年时代……

那时，生活在乡村，虽然岁月艰难，但过年特别有味。和很多其它地方一样，老家的风俗也讲究“三十夜的火，月半夜的灯”，除夕夜晚，家家户户都会在厨房的火炉上烧起一腔旺旺的火，据说这火烧得越旺，预示新年家业越兴旺。

昔时“守岁”，依稀还记得全家人围坐火旁，火膛里的火烧得特别的旺，以至淹没了那悬挂在土墙上的煤油灯照出的亮光，火光不但驱逐了屋内的严寒，且描出了一幅完美的“乡村年夜饭图”：暗淡的油灯模糊了人围火后的背影，红彤彤的火光鲜明地绘出了屋内祖孙三代人那一张张喜庆的脸，“画中”表情是那么丰富、布局是那么完美，意境是那么浓烈，体裁是那么朴实。围火而坐的父母在倾心地细说着一年来的艰辛和收成，偶尔间也谈论一些亲房邻舍的琐事。我和妹妹则蹲在火炉旁用小锤子玩打“炮火”（一种猎用火纸），妹妹负责把一粒“炮火”撕下放到火炉的砖头上，我便敲打，妹妹怕响，总是要等她双手捂住耳朵后才让我锤，因嫌妹妹动作太慢，我偶尔“使坏”，趁妹妹不注意口里猛喊一声“叭”，吓得

半夜敲门

在农村的母亲家里有个麻将娱乐桌，逢年过节，有人借用麻将桌娱乐，母亲负责茶水招待。打麻将娱乐的人们就从摸牌中抽出5块“头子钱”，最多只能抽出40块钱，平均每人10块钱，当作回报我母亲的招待。收到40块“头子钱”，母亲得准备4份5块钱左右的礼品（俗称“头子”）回赠给打麻将娱乐的人们。

春节期间是村民们打麻将娱乐的时间。初三这一天有两伙人在我母亲家打麻将娱乐，直到夜晚我睡觉时还有人在打。时间一晃11点多了，我睡着了，不知不觉中听到有人在敲门。我仔细一听，确实有人在敲门，我连忙问：“谁呀？有什么事？”

“拿头子的。”一个幼稚的声音传来。

“拿头子的？拿什么头子？”刚开始我没反映过来，在心里想了一下就明白过来了。可能是夜晚娱乐完后，有人忘了拿走妈妈放在外面长柜上的“头子”了。“好，等一下。”我边说边穿上衣服，打开房门，只见一个12岁左右的小女孩站在门前。她见我开门，就说：“我妈要我来拿头子！”

“你拿吧！”我说。

赤壁市杨家岭学校 聂松彬

挠嘴，直说今年这年过得最有意思。由于山路遥远，我们都没带礼物，每人送给老人一个红包，老人很感动，握着我的手久久不肯放开。席间，我们一次次举杯，一次次互道祝福，老爷子和老太太笑盈盈的一个劲儿往我们碗里夹菜，我们一大桌人说着笑着，聊着喝着，菜凉了，再热；酒干了，再斟。如此反复，老人自酿的米酒和溢满泥土芬芳的菜肴让我们醉意朦胧，春风满面，大山脚下的这间小屋里时而笑语喧哗，大家全然没有感觉屋外雪花纷飞的寒冷。老爷子从来不多喝酒，今天破例陪我们喝了半杯，并一再叮嘱我们要多喝点，多吃点。

“您今年高寿了？”“七十三了！”七十三！我心里一震，突然，我想到了自己的父亲！我如山一样的父亲正是挺着如山一样的脊梁，挑着如山一样的重荷，走完了他七十三岁的人生旅程。看着老人精神矍铄，说话如此有底气，我真不敢相信这已是年逾古稀的山里老人。听姨夫说，老人一直很乐观，常年以山为伴，淡泊名利，有着如山一般的襟怀，曾经在这闭塞的山沟里用山一般的父爱将五个孩子拉扯大。前不久，老人还特意进城，买了一个带视频的播放机，每天闲着的时候听听歌曲，看看舞蹈。难怪我刚进门时火炉旁还放着那个播放机呢！

刚刚离开饭桌，村口传来阵阵边鼓声，“龙灯来了！”老人连忙进屋抱出一卷“啄木鸟”，我们将一条香烟拆散盛在磁盘里。两条金黄的巨龙舞着龙头，摆着龙尾过来了，鞭炮声随着飞溅的雪花响彻山谷，香烟、点心带着微笑送出了大山里的祝福。雪越下越大，也不知什么时候门口已聚集了很多，人，鼓声、鞭炮声穿过山谷，越过山巅，山里的年如同雪花在飞扬。

送走龙灯，我们带着醉意告别了大山，双手提着老人送给我的一袋酸辣辣椒和几颗大白菜，心中油然多了许多眷恋。我想，雪后的大山一定会更加晶莹，更加深远！

咸安区国家税务局 胡慰志

的妹妹丢下手里的“炮火”，然后再也不跟我“配合”了。

有两件事一直记忆犹新：一是帮祖父“写账本”。祖父是一位手艺人，手艺虽好却不会写字，每年的除夕，祖父都会叫我帮他在新买的一本“皇历”上帮他记上他自己和徒弟的名字，年一过，祖父就凭这本《皇历》来给自己和徒弟记工。尽管我当初写得歪歪扭扭的还有错别字，祖父看后却是一副很高兴、很满足的样子。祖父记工的办法几乎是原始的，就是在名字后面画圈打叉，做工一天就画个圈，半天就在圈中划一杠，缺工就打个叉；第二件事就是收“压岁钱”。祖父一般是在我给他写好账本后给“压岁钱”，钱不多，一张五角面额的人民币，上面用父亲写对联剩下的红纸包得紧紧扎扎的，边给边说“岁岁平安”、“好好读书”。母亲给“压岁钱”的方式比较特别，早上起来，我和妹妹穿起新做的衣后，伸手一摸，发现口袋里面竟然有钱，感到特别惊喜和有些莫名其妙，便一齐跑去告诉母亲“妈妈，好稀奇呀！我们口袋里有钱！”大年初一母亲听到这种吉利的话，别提多开心，边笑边说“好好好！闷心大发财！”

乡下人“守岁”一般要守到鸡啼时辰，遗憾的是守到后来我总是迷迷糊糊的睡着了，也不知啥时候被母亲抱到床上去“纳福”的。那时候不知道“守岁”能给家里的老人“添寿”一说，要真有这么神奇的事，我将后悔终生，我要是坚持守完岁，说不定爷爷和父亲能够活到现在……

要感谢母亲那盆温暖的火，它不仅勾起了我对美好往事的回忆，而且助我驱逐了枯燥的春晚电视节目的带来的催眠。围着火，我陪母亲细细地回忆着昔日油灯下的那份艰辛、火光中的那份温暖，直至迎来新年的第一缕曙光。

嘉鱼县财政局 玫瑰仑

她在我母亲的房里看了一遍，没发现她要的头子，便对我说：“这里没有，外面有方便面。”“那就到外面去拿吧！”我说着，和她一起走到客厅，看见客厅的长柜上有两袋方便面。我说：“你随便拿吧！”小女孩连忙拿着一盒方便面走了。

看着小女孩走后，我赶紧关门，这才发现大门没有锁，只是用板凳抵着，难怪小女孩能够进来自如呢？

大门没有锁，母亲居然这么相信别人，万一有小偷来了，怎么办？第二天上午，我听母亲说，10多年来都这样，从来没有丢失一件东西。相对于我们城里的每家每户铁窗铁锁铁阳台来说，真是天壤之别。

再想想那个小女孩，明知道客厅里的长柜子上有“头子”，不直接拿走，反而敲门。我也不知道她敲了多少次门，面对睡着的我，多亏她认真地敲门，先礼后兵。其实，就算她一声不响地拿走了“头子”，我们也不知道，即使知道了，也不会怪她。但是，她还是敲门后再拿走“头子”。

每回想起这件小事，我真不知道是小女孩纯真还是农村乡俗纯朴？这一问好像敲门声总在我的脑海里敲响，让我的心里久久难以平静。